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范成大詩選

人民文学出版社



选注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成大诗选/(宋)范成大著;周汝昌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0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ISBN 7-02-002493-9

I. 范… II. ①范… ②周… III. 古体诗-作品集-中国-南宋 IV. I22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354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5.00 元

引言

假若有人问我：『你平生最爱的文学体裁是什么？』我要回答说：『我最爱的是我们的传统民族诗歌。』

为什么我的答语用了这样一个不太常见的名目呢？因为我觉得，像『古典诗词』、像『旧体诗』等类名目，都并不确切妥当，易滋误解。此义甚长，非数语可了。但我愿初次拿起这一册诗选的读者，意识到有这么一个问题，不妨多予思索思索，并体察我的用意所在。『传统民族诗歌』这个提法是否就好，自然还可以商量，我想指出的只是：诗歌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中的一种最高级的创造，而我们的传统民族诗歌是我们中华民族从她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的鲜明的特点出发，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创造积累，而形成的一种自己的（不是生搬硬套『外洋的』）诗歌形式（包括音节、格律、词语组织法、美学思想、精神境界……）。把这样一种高级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只以『古』『旧』等字样去『标签』它，恐怕会引导青年读者专门用一种最简化的（即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科学的）思想方法去理解、认识事物，而这种思想方

法已经造成了很多混乱了。

我最早接触我们的传统民族诗歌，是小时候看见了一本《千家诗》，——这说来又很『寒伧』。《千家诗》是何物呢？它是旧日流行的一册格律诗选本，内中是唐宋以至个别明代人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这种书，被不少人目为三家村村塾冬烘先生用以『课顽童』的简陋教材，与《百家姓》《千字文》同列，只堪发高明一笑。但我对它很有『感情』，因为我虽然没有上过村塾（我上的已是新式小学，所以不教学童读诗了），这本《千家诗》却是我的唯一的启蒙老师。因此我想，对这种书，光是看不起它是不行的，还应当想一想：我国历代为什么涌现出这么多的诗人？『书香』的世家大户，毕竟居少数，人民的『三家村』的『顽童』们，受了诗的熏陶、感染，以至提笔写诗，靠的是什么呢？难道是靠『高级选注本』吗？《千家诗》自明代（溯本寻源是南宋）起，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了不起的，是不该只受人讥嘲为简陋寒伧的。——在这么一册小选本中，我从很小就读熟了这样一首绝句——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出、各、织、学，皆入声字，属仄。当、供，平声。种，去声。）

这首小诗是谁作的？就是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致，一作至），平江（苏州）人〔二〕。他晚年卜居于苏州石湖别墅之地，自号石湖居士，人称范石湖。他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六月初四日。就是这一年，金兵正式南侵，先是久围太原，守城的王禀等人坚守二百五十多天，宋政府坐视不救，粮尽无援，以至吃皮甲，吃草木，最后竟至人吃人，遂被金人攻破。王禀领饿兵死战，投水殉国。太原一陷，金兵就分两路长驱南下，终于兵临东京（今开封）城。四十五年以后，范成大曾就这件事假借唐代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保卫国家，以至食尽壮烈牺牲的故事为比拟，而诘问道：

平地孤城寇若林，两公犹解障妖侵。大梁襟带洪河险，谁使神州陆地沉？

——《双庙》

正是，在神州陆沉的年月里诗人降生而且成长起来。同时的诗人杨万里（诚斋）曾有过『乱起吾降（生）日，吾将强仕年（四十岁）；中原仍梦里，南纪且愁边』的感慨，范成大正是一样。

谁使神州陆地沉的呢？不是别人，正是宋朝的统治集团。赵佶（徽宗）荒淫无道的结果，其家人父子在次年（一一二七）四月竟被掳北去，金人随带搜劫走的是金子约三十六万

〔二〕 关于范成大籍贯，《宋史》本传据周必大所撰神道碑定为吴县人。然明人张大复有异说，请参看

《元夜忆群从》诗注按语。

两，银子七百十四万两，后妃、太子、宗室等数千人，以及大量的珍宝、图书、卤簿、仪器和其它宝贵文物。还有百工技艺、妇女、倡优等无数人民，也被掳往金国。黄河以北，被金兵破坏得数百里不见人烟。人民遭祸之惨，史所罕覩。

这时，赵佶的另一个儿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这就是宋高宗；从此开始了南宋『小朝廷』的局面。

赵构不顾多少的忠言谏议，不管多少的有利条件，一直往南逃跑，引得本来没有那么大野心也并无足够力量的金人一直在后面追上来。最后，一度逃亡入海。建炎三、四年间，金兵渡江，将最富庶的临安（杭州）、平江焚掠一空。诗人的故乡平江府因为是咽喉要冲，先已遭受够了『随驾』诸军的骚扰，民不聊生；到此，烧毁得只剩下一所寺院，大火五日不熄，百多里外都看得见浓烟；据记载，人民死亡达五十多万。诗人这时年才四岁，全家丧乱流离的情形不问可知。

之后，赵构就想收拾临安，稳坐杭州，歌舞西湖。这个局面最后定于建炎八年（一一三八）；诗人时年十三岁。赵构的一贯投降卖国的政策，就是坚决镇压人民爱国武装力量，杀害足以重整河山、使敌人丧胆的大将和战士，宠用卖国汉奸为宰相，放逐、迫害一切爱国的官、民，加紧压榨农民的膏血，以便于一方面供给巨额财物于敌人（『岁贡』），一方面继续奢

华享乐的生活：在上述几个方面，他的作法都是令人发指的，而且终其位略无改变。

范成大的家世情况，不甚详悉，只知当时人说他是范蠡之后、范仲淹的族孙，但不通谱，想是十分疏远的同宗；但是他的母亲是蔡襄之孙女，可知并非一般士族。祖父名师尹。父亲范雱，宣和六年进士，官至秘书郎。范成大幼慧，年十二遍读经史，十四已能文词。不幸十四、十五岁时，先后接连遭到母、父之丧。十六岁时，全国人痛心疾首的「绍兴和议」卖国条约订成，刘锜、吴玠等英雄的卫国战功虽然未至成为白费，而岳飞收复河山、直捣黄龙英雄图却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整个被汉奸阻挠破坏，本人也被害冤死。从此，淮水、大散关为界，中原尽行放弃，赵构向「大金皇帝」谨守「臣节」，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此，南北的人民，都长期陷入极其惨重的灾难之中。当时国事、家事，是那样不幸，少年时期的黯淡无比的岁月，给正在成长的诗人的人生观和性格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父母死后，他十年不出，料理了两个妹妹出嫁的事；取唐人「只在此山中」的诗句，自号「此山居士」，无意科举。据他的诗自叙，当时并无「一廛」的居处，「三椽」的房屋，借住于寺院中苦读。可是他究竟是秘书郎的后人，「山中」计划只能算是「理想」，当后来他父亲的同年名叫王葆的一位前辈先生拿「先君」「遗志」这类「大道理」来逼他学习举业的时候，他还是接受了「好意」，跟着王葆学起来。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他二十九岁时，中了进士。从此开

始了他此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

大约从绍兴二十五年起，他被派为徽州的司户参军，直到三十一年冬天，共历六七年之久（一般是三年任满），经过了三位州官的代换，说明他在初期「宦途」上很「沉滞」。最后一位州官上司是「名流」洪适，洪适比较能看重他。由于洪适的帮助，才得离徽入杭，去作京官。

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的秋天，金国完颜亮又大举入寇。十一月，虞允文大败金兵于采石（安徽当涂），危势得解。完颜亮不久为部下所杀，金军退去。三十二年春天，范成大由徽州到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此时南宋朝廷主和派势力暂时稍煞，二月派遣起居舍人洪迈使金，探试收复河南「陵寝」，以定和战；夏天，赵构传位给他养子赵昀（慎），这就是孝宗。赵昀一上来，有意恢复，一些措施，略反赵构的作法，进用主战爱国人士，一时颇有些新气象，人心十分振奋。

次年（一一六三），改元隆兴；四月，决定了二十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北伐计划。老将张浚，指挥李显忠、邵宏渊进攻。李显忠一出兵就连下三城，气势极壮；各地忠义民兵和金国汉军纷纷归附，前景极好。可是文臣中仍然是主和派执政，多方阻挠，加上邵宏渊以私情一意破坏李显忠的军事，不幸致成一次大溃败。赵昀马上动摇，进用秦桧党羽汤思退作宰相，

尽撤江淮的边防，想割地求和；次年，张浚解职，不久即死。这年冬天，金兵再犯淮南，烈士魏胜战死，楚州陷落，民心痛愤已极，赵昀不得已将汤思退流窜永州，未到就吓死在路上。到此，秦桧的势力才算告一段落。——当然，大官僚主和投降派，并不从此就失势，他们是始终要出卖国家人民，以求苟安偷活、自荣自利的。

一一六五年，改元乾道，这时所谓「隆兴和议」已成：宋朝除自己放弃了海、泗等四州以外，又割商州；改称「叔（金）侄（宋）」之国；「岁贡」改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而宋皇帝须向金使跪拜接受「诏书」的「礼仪」却忘了「更正」。从此，两国对峙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南宋耻辱小朝廷「太平」下去，主和派十分「庆幸」。

范成大到这时已然四十岁。他来杭州四年之间，由圣政所检讨官历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升到著作佐郎。乾道二年，除吏部员外郎（这才是由史馆、图书职务转入政事部门），言官指责这是超躐等级的迁升，范成大就请领「祠禄」，回到苏州。他的进退，可能和洪适——徽州旧上司、宰相兼枢密——的进退有关联。到四年（一一六八）秋天，因早已经起用，这时才到知处州（浙江丽水）任。在处州，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想减轻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丁钱」重得以致人民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后来又为设法清减。

五年，召到杭州，宰相陈俊卿以为范成大有材干，荐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国史院编修，仍旧都是所谓『清职』。十二月，升起居舍人，兼实录院检讨。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事进言，获得一些采纳。

六年（一一七〇），发生了一件对南宋国势并无多大关系、而就范成大个人来说却颇不简单的情况。

赵昶总算比赵构还顾点廉耻：屡想收复河南『陵寝』之地，并坚持要更改那个人人以为奇耻大辱、独独赵构甘心乐意的跪拜受书礼。他和左、右相陈俊卿、虞允文商议，陈惧怕『起衅』（惹起战端）而不表同意，后竟因此罢相。虞荐二人可作使臣：李焘、范成大。李也算是号称有气节的名流，听得这个差使，吓得说：『这岂不是要葬送我！』不敢应承。范成大概然请行。这年闰五月，就命他为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国信使』。临行，赵昶问他外议汹汹、人皆畏怯的事，他说：『无故遣泛使（贺正旦、生辰的常使以外的特派专使），近于求衅，不戮则执（不是被杀即是被拘留）。臣已立后（后嗣），仍区处家事（并安排了家事），为不还计（为不能回来作预备）。心甚安之。』赵昶为之感动，说：『我不败盟（撕毁和约）发兵，何至害卿。啗雪餐毡（像苏武使匈奴被羁囚十九年，备尝艰苦），理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范成大毅然在六七月间启程北去。

正式国书内，只载有索取河南『陵寝』的事，而要改受书礼仪一节，大臣不同意（不敢）载入，却叫范成大自己设法去交涉。金法严厉，不许使臣递私人书奏。范成大在金国皇帝面前诸事都『行礼如仪』以后，突然拿出私书来，要求接受。金皇帝又惊又怒，厉声斥责负责外交事务的宣徽副使，说宋使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放肆过，加以恫吓，后来竟至要起身离位，情形极为紧张。范成大屹然不动，坚持必须递上私书才肯退去。金国皇帝竟无法，最后答应接受。事后，范成大才知道金国太子当时就要杀他，经人劝阻，算是未施毒手。金国臣僚又亲向范成大表示钦佩，因为他们看惯了的是宋使的卑躬屈节、辱国丧权，还少见这样的事情啊！

范成大回来，赵昀看到金国回书里面提到此事时有『出于率易，要（要胁）以必从』的话，知道范成大是真心舍身为国。后来金使南来，还详细地向宋臣描叙当时的种种情状。因此，这件事为朝、野、南、北所一致称道。我们今天看来，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光彩可言，它只说明了宋朝一向在金国面前的卑屈可耻，范成大此行在外交使命上也并未（实际也绝无可能）获得结果，但在爱国的坚强精神上仍然发生了好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值得称赞。在敌人面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宋使们，永远是最可耻、也最为敌人瞧不起的。

因使金的功劳，范成大得迁官中书舍人；此外还要照例晋两级。可是因为范成大在金国获悉夏国向金人泄露了夏、宋之间的密约，回来后曾警告朝廷不可轻信夏国，执政大臣不乐，独不给他照例晋级。七年（一一七一），赵昶要任用奸佞外戚张说作签书枢密院事（军务要职），物议哗然，可是都畏惧张说的势焰，不敢讲话。范成大『当制』（中书舍人要替皇帝起草授官的告词），扣留『词头』，径向赵昶缴驳（缴回命令，不同意授给此人此官，拒绝起草）。赵昶变色，范成大不为所动，从容喻谏。张说作签枢的事居然因此而罢。这件事连同他上年使金不屈的事，是当时最常为人提起的两桩有气节的表现。——范成大很明白这已经是得罪了赵昶和佞幸，于是就又自动请领『祠禄』归里（后来，赵昶终于又把张说任命为枢臣，而且因此免了御史李衡等四人的官。人作《四贤诗》纪愤）。从此，范成大在仕宦道路上结束了前一阶段：即史馆『清秘』、文学词臣的阶段。

从这个时期起，赵昶在初期的那点朝气已尽，暮气、邪气日益深重，不顾谏阻，一意任用佞幸曾觐、龙大渊、张说、王抃等人为重要官职，勾结盘据，卖官鬻爵，正人如虞允文、梁克家等都相继被排挤而去。不久，志在恢复的虞允文死于四川。最后一次派遣泛使汤邦彦，辱命而还，从此收复河南之议也就完结，不再提起。这时，老一辈的人材已经凋落无余，后起爱国有为之士如辛弃疾等人则不过浮沉外郡，在谗毁打击下讨生活。全国地方官吏，都是

朝中宰执台諫等要人的亲旧宾客，贪脏狼藉，专门向人民敲骨吸髓。正税、杂税、强征、巧派，把农民的『法定』租赋翻高到几倍，有的甚至到十几倍。农民无立锥之地，还要负担重税，被逼得逃田弃屋，或流亡城市，或落草山林，聚义反抗。大官僚地主则地连数县，租米有每年收到百万石的，却不负担租赋、职役，奢侈淫逸达到极点。赵沓个人，号称『恭俭』『圣德』，一味『孝敬』赵构，『过宫』看问一次，单是『贡献』零用钱有时多到几万，其他可以想见。汤思退死后，宰相大臣，更换频繁，虽然贤愚不等，但差别不大，好的也不过是具位、画诺的文书庸吏而已。这时全国的情形诚然有如当时朱熹所说：『……陛下（赵沓）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谨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南宋小朝廷的罪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可以略见梗概了。

在这种情形下，范成大不能于朝中立足，从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冬天起复以后，到淳熙九年（一一八二）五月，十年之间，除了中间一度短期在朝，都被派到边远外任，流转于静江（桂林）、成都、明州（宁波）、建康（南京），作地方大吏。他在各地，都能在职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施行一些善政，直接间接地使重压之下的人民略得喘息。在桂林时，因监司官尽取盐税，使得下层州县加倍苛敛，他就抑监司以解州县，苛敛得以稍减。对边区不加歧视，人民很

爱重他。在四川帅任中，能够治兵选将，施利惠农，边防得以巩固，减酒税四十八万缗，停『科杂』五十二万斛。在明州，前任皇子赵愷（魏惠宪王）遗留的害民虐政，尽行罢去。在建康，移军米二十万石赈救饥民，减租米十几万斛，受赈的据说达到四万五千几百户，没有一户流离失所的；又代下户（贫民）输纳『秋苗钱』和『丁钱』一年。所有这些，我们还很难说直接受实惠的一定就是贫苦人民，但是在贪赃狼藉、残酷剥削的官风中，这究竟是值得赞扬的。有如他在明州写的一首小诗所说：『老身穷苦不须忧，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表明了他反对苛敛、主张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他的作法就是从这一愿望出发的。

他由桂林、四川两任回朝以后，在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四月，以中大夫作了参知政事，这是他由文学词臣走到了『宰执』大臣的仕宦高峰。可是这时赵昀的政见已经同他不合了，不久久的工夫就对他厌倦了，于是御史得以借私憾细故来攻击他，立即得罪落职，再领祠禄。他作参政一共才两个月的时间。

从六年起知明州，到九年（一一八二），在建康任得疾，五次上书，请解职退休，得回乡里，这时他年已五十七岁。他的仕宦生涯从此基本上告一结束。后来虽曾两次起知福州、太平州（安徽当涂），或则坚决辞谢，或则才一到任就告休回来，实际并未任事。而此时赵昀

已经传位给他的三子赵惇（光宗），这是个荒淫昏懦、丧心病狂、『以无能之人，负大逆之名，始望其为人君，后竟不能为人子』的昏君，南宋的国事，更无一丝毫希望。范成大这时虽然也曾『应诏上书』，极论苏民、求将、固边、屯田、理财等要政利病，但摆在昏君面前，照例不过是废纸罢了。他在名义上虽然是『身事三朝』，事实上他的真正仕宦经历却是和赵昀统治期间相终始的。

绍兴四年（一一九三）九月初五日，范成大卒于家，年六十八岁。后来谥曰『文穆』。他死后，南宋小朝廷政局不久就转入韩侂胄专权的另一糟糕局面。

有关范成大的基本资料，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篇周必大所撰的《范公神道碑》；《宋史》本传也就是那些事迹而更加简略，没有提供其他参考材料或线索。而《神道碑》和『行状』这类文字，即使没有夸饰，也是只举好事，都将死者说成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此外宋人记载中有关范成大的正反面材料也都很少；他本人的文集也不可得见：这都增加了我们了解上的片面性。可以提到的，如他出头反对张说作签枢（当时只有他和张栻二人），张说却向人扬言：『张栻和我素不相合，攻击我是自然的；范致能为什么也如此呢？我这亭子的木材还是他送我的呢！』如果不是张说造谣反扑〔一〕，那就无怪有人说范成大『会作官』。不过，他不像周必大，当皇帝要给曾觐加官作『少保』时，大家都料定周必大不肯同意草制，可是他不但

应命草制，而且还写出了『敬故在尊贤之上』的词句，大为舆论所讥。这里的区别是很大的。再看先后攻击范成大的言官如林安宅、谢廓然等人，都是和权幸们勾结肆恶的著名奸佞，可以说明范成大不是他们的同流，而是敌对。陆游在《梦范参政》诗中曾用力写出：

梦中不知何岁月，长亭惨淡天飞雪，
 酒肉如山鼓吹喧，车马结束有行色。
 我起持公不得语，但道『不料今遽别』！
 平生故人端有几？长号顿足泪迸血！
 生存相别尚如此，何况一旦泉壤隔！
 欲怀鸡黍病为重，千里关河阻临穴。
 速死从公尚何憾？眼中宁复见此杰！
 青灯耿耿山雨寒，援笔诗成心欲裂！

可以看出，像爱国诗人陆游这样的痛悼和怀念，绝不止是出于一点个人之间的朋友交谊，

〔一〕 张说等辈惯于造谤诬人，以达到排挤陷害的目的，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九《雪山集》提要：『《宋史》本传颇以气节推（王）质，而周密《齐东野语》载：张说为承旨时朝士多趋之，惟质与沈瀛相戒勿诣（张）说；已而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议喧传，久之皆不安而去。与史殊相乖刺。考史称虞允文以质鲠亮不回，荐为右正言，时中贵人用事，多畏惮质，阴沮之云。则质非附势求进者，殆张说等惧其弹劾，反造此谤，史所谓『阴沮之』者，正指其事，密不察而误载也。』按王质，字景文，兴国人，著《雪山集》。